

Windmills of the Gods

# 众神的风车

[美国]西德尼·谢尔顿 著

曹德骏 竺一萃 译

纪念通俗小说之父

谢尔顿作品

Sidney Sheldon  
Classics

Sidney  
Sheldon

译林出版社



Windmills of the Gods

[美国]西德尼·谢尔顿 著

曹德骏 竺一萃 译

# 众神的风车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众神的风车 / (美) 谢尔顿 (Sheldon, S.) 著; 曹德骏, 竺一萃译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4. 1

(谢尔顿作品)

书名原文: Windmills of the gods

ISBN 978-7-5447-4689-2

I. ①众… II. ①谢… ②曹… ③竺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75987 号

Windmills of the Gods by Sidney Sheldon

Copyright © 1987 by Sidney Sheldon Family Limited Partnership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Janklow & Nesbit Associates, Inc. through  
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Chinese (simplified characters) copyright © 2013 by Yilin Press, Lt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10-2012-286号

书 名 众神的风车  
作 者 [美国]西德尼·谢尔顿  
译 者 曹德骏 竺一萃  
责任编辑 冯一兵  
原文出版 Warner Books  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译林出版社  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  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  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  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718毫米×1000毫米 1/16  
印 张 20.5  
插 页 2  
字 数 258千  
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4689-2  
定 价 32.00元  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 
(电话: 025-83658316)



## 序篇

### 芬兰 佩荷

距赫尔辛基两百英里的密林深处，有一间陈设舒适、能防风挡雨的木屋。会议便在此处召开。来自八个国家的委员会西方分会的各位要员，依照精心设计的时间间隔准时抵达。他们的来访是芬兰国务院的一位高级部长安排的，因而护照上均无入境记录。他们刚一到达，就由武装警卫护送进入密林中的小屋。及至最后一位访客露面，木屋就上了锁。卫兵们冒着1月的刺骨寒风站岗放哨，警惕地提防着任何外人闯入。

与会者沿宽大的长方桌正襟危坐。他们都是权贵人物，在各自的政府中身居高位。在此以前，他们曾在不甚机密的场合下有过会晤。他们都是莫逆之交。为了保密，他们都有化名。

会议持续五个小时，争论激烈。

最后，主席决定投票表决。他站起来，挺直腰板，征询坐在右边的人的意见：“西格德？”

“同意。”

“沃丁？”

“同意。”

“鲍尔德？”

“我们未免太急躁，倘若暴露，势必危及我们的生命……”

“赞成还是反对，请表态！”

“不同意！”

“弗里尔？”

“同意！”

“西格蒙德？”

“反对。危险是……”

“索尔？”

“同意。”

“泰尔？”

“同意！”

“我也投赞成票。决议通过。我将把结果通报总监。在下次例会上，向各位汇报他推荐的执行这一任务的最佳人选。先生们，离席仍请按通常的安全规定进行，即每人间隔二十分钟。谢谢。”

两小时四十五分钟后，木屋里空无一人。一队工作人员给木屋内外浇上煤油，放了一把火。狂风烈火，红色的火焰腾起。等到佩荷消防队赶到火场，木屋已荡然无存。朔风吼，大雪飘，余烟缭绕，依稀可辨此处曾有一间房子。

消防队副队长弯腰凑近灰烬一嗅。“煤油！”他失声叫道，“纵火！”

消防队长凝视废墟，神情迷惑不解。“真怪！”他喃喃自语。

“您说什么？”

“我上周就在这片林子里打猎，哪有什么屋子！”

# 上篇





## 华盛顿特区

斯坦顿·罗杰斯是位魅力超凡的政治家，他常常与其拥戴者打成一片，无数有权势的朋友在他背后撑腰，他距美国总统宝座一步之遥。不幸得很，他的过强性欲搞得他几乎身败名裂。正如华盛顿的名流评论的那样：“他耽于淫欲，把自个儿搞下了总统位子。”

斯坦顿·罗杰斯并不觉得自己是个花花公子，相反，在未贪图那一夜的床第之欢前，他一直堪称模范丈夫。此公仪表堂堂，家财万贯，正稳稳地迈向世界最高宝座。他虽有无数次机会可对妻子不忠，但实在未打过任何一个女子的主意。

第二桩事情或许更荒诞。斯坦顿·罗杰斯的妻子伊丽莎白貌美聪慧，擅长社交，两人的志趣爱好几近一致。而与罗杰斯有一夜之情的芭芭拉，却比罗杰斯大五岁，两人又谈不上什么情投意和。这个女人面容虽然不丑，但绝非艳丽，因此，罗杰斯与伊丽莎白闹离婚，一时成了报纸的头条绯闻。最后，罗杰斯如愿以偿，与芭芭拉终成眷属。斯坦顿是个体育迷，而芭芭拉却讨厌一切运动，斯坦顿交友甚广，芭芭拉则宁愿与丈夫离开寡居，躲不过了才出面招待几个朋友。认识罗杰斯的人更加惊讶地发现，这对夫妇居然政见不合！斯坦顿满脑子自由派观念，而芭芭拉却是在一个顽固的保守派家庭中长大的！



斯坦顿的挚友保罗·埃利森在此以前曾劝过罗杰斯：“伙计，你大概昏了头。您和莉齐天生一对，地造一双，实际上已载入了《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》，您干吗为一个应召女郎把她抛弃？”

斯坦顿·罗杰斯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保罗，别说了！我爱芭芭拉。只要离了婚，我就与她结婚！”

“您想过这件事对您前途的影响吗？”

斯坦顿·罗杰斯回答道：“这个国家一半人的婚姻到头来都以离婚告终，有什么关系？”

事实证明他的预言错了。他为离婚费尽周折的消息，成了新闻界的热门话题。无聊小报大肆渲染，搅乱视听。一时间，罗杰斯在温柔乡的照片也上了报端，风流男女半夜偷情的传闻家喻户晓，报纸把这俗艳的桃色新闻吹得活灵活现。待到公众关注此事的热情下降时，那些曾是斯坦顿·罗杰斯后盾的朋友们都销声匿迹。原来他们已选中了一位新的白衣骑士去争夺总统宝座，此人就是保罗·埃利森。

埃利森无愧是个理想的选择。他容貌平平，全无斯坦顿·罗杰斯的魅力，但他才智超群，招人喜欢，家庭背景也不错。他身材不高，脸上有一对规矩的、流露出坦诚的蓝眼。他的妻子是一位钢铁巨子的千金，芳名阿丽丝。十年伉俪，柔情缱绻，传为世人美谈。

保罗·埃利森与斯坦顿·罗杰斯一样，都在耶鲁大学念过书，毕业于哈佛法学院。他俩从小在一起长大，两家在南安普敦的避暑别墅仅一墙之隔。小时候，他俩一块儿游泳戏水，一道发起组织棒球队。稍后，双双去会女朋友。他们在哈佛听课于一个教室。保罗·埃利森学业优秀，但班上的明星则是斯坦顿·罗杰斯。罗杰斯当上《哈佛法律周报》的主编，就安排埃利森当副主编。斯坦顿·罗杰斯的父亲是华尔街一家名望甚高的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，当斯坦顿利用暑假在事务所兼职时，他也把保罗介绍到那

儿挣钱。从法学院一毕业，斯坦顿·罗杰斯犹如一颗政治新星冉冉上升。如果将他比喻成彗星，保罗就是彗尾。

离婚使事情彻底改观。现在，轮到斯坦顿·罗杰斯当保罗·埃利森的附属了，真正的反客为主。埃利森花了足足十五年的工夫才登上山巅发迹，他先竞选参议员，名落孙山，好歹在第二轮中取胜。以后几年，他成了一位无处不在，仗义执言的立法者。他抨击政府的铺张浪费，讨伐华盛顿的官僚主义，他宣传民粹观点，主张缓和国际关系。他被邀去为在职总统的连任竞选提名发表演说时，才情四溢，妙语连珠，令举座皆惊，从而大得人心。四年后，保罗·埃利森当选为美国总统。他任命的第一个人就是斯坦顿·罗杰斯，官衔为总统外交顾问。

马歇尔·麦克卢汉曾预言，电视将使全球变成一个小村庄，这已成为事实。第四十二届美国总统的就职大典被卫星现场转播到一百多个国家。

黑公鸡咖啡厅，是华盛顿特区的记者们的聚会之处。《华盛顿邮报》老资格的政治时事记者本·科恩，与他的四位同事坐在桌旁，一道观看架在吧台上的电视播放总统就职大典。

“杂种，害得我赔了五十块钱！”一个记者怒气冲天地骂道。

“早就叫您别打赌，埃利森肯定胜。伙计，他身上法力无边，这下相信了吧？”

1月北风透骨寒。镜头摇出宾夕法尼亚大街上聚集的众多人群，他们往大衣里缩进颈脖，聆听架设在主席台四周的喇叭传出的声音。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贾森·默林领头宣誓完毕，新总统与他热烈握手，然后走近麦克风。

“看看站在冰天雪地中的白痴，一个个把屁股都冻掉了！”本·科恩调侃道，“他们为啥不待在家里像其他人一样收看电视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有人正在创造历史！伙计们，于是某一天，这些人就会向他们的儿子孙子吹牛：保罗·埃利森当总统那天，老爷子我站在他的身边，伸手可以把他捞着。”

“您太会挖苦人了，科恩！”

“过奖。世界上的政治家都是一丘之貉，他们卷入政治是想从中大捞一把。伙计，正视这点吧。我们的新总统是自由派，又是理想主义者，这足已使任何一个有点理智的人噩梦缠身了。我对自由派下的定义是：他把屁股牢牢地固定在棉花堆里！”

实际上，本·科恩并非如听上去的那样尖酸刻薄。他从保罗·埃利森发迹之初就采访他，当初对他印象不佳。随着埃利森在政治阶梯上越爬越高，本·科恩开始改变看法。这个政治家并非奉命唯谨、做小伏低之辈，他是柳树丛中的一棵参天橡树。

户外，天空突然被冰凉的雨织成一张暗灰色的大幕。本·科恩实在希望这天气不是今后四年政治气候的不祥兆头，他的目光再度回到荧光屏。

“美国总统之职，是美国人民点燃的熊熊火炬，四年一届，届届相传，交到我手上的这支火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。它足以烧毁我们熟知的文明，也可以成为照亮我们及人类其他部分前程的灯塔，我们将在两者中作出抉择，我今天的讲话，不单针对我们的盟友，也是针对世界上的各种政治力量。我现在对他们呼吁：在我们准备跨入 21 世纪之际，世界上再没有对抗的任何市场，我们必须学会把‘一个世界’变为现实。任何其他道路只会导致彻底毁灭，没有一个民族能从这场毁灭中活过来。我十分清楚，在我们和铁幕国家之间，存在巨大的断层。因而本届政府的当务之急，是在这些鸿沟之上建造一座坚固的桥梁。”

他的话语洋溢着深沉的、发自内心的诚意。本·科恩暗想：他倒心怀善意，但愿无人暗杀这个狗杂种！

※

堪萨斯州江克欣城。天低云暗，阴风凄凄，大雪纷飞。六号公路上的能见度几乎为零。玛丽·阿什利小心翼翼地驾驶着破旧的客货两用车，驶在公路中线，扫雪车在前面开路。她正赶去上课，而暴风雪却使她迟到，车速本已慢如爬行，她仍担心车轮打滑。

总统的声音从车内收音机里传出来：“……朝野之中，不少人坚持认为美国应深掘壕，少架桥。我的回答是：我们再也不能让我们这代人和我们的后代的前途，处于全球对抗和核大战的威胁之中。”

玛丽·阿什利想：投他一票不冤枉。保罗·埃利森势必成为一位伟大的总统。

她把方向盘把得更紧。此时，茫茫大雪，遮眼障目。

圣·克罗瓦岛，晴空万里，湛蓝澄澈，阳光普照，然而哈里·兰茨全无心情出门溜达，屋子里的生活太令他舒心惬意了。他赤身裸体躺在床上，多莉两姊妹把他似三明治一般夹在中间。凭经验，兰茨发觉她们不是姊妹。安内特身段修长，皮肤天然浅黑；萨莉虽然也是个头高挑，肌肤却如同雪凝。她俩是否是亲戚，兰茨才不在乎呢。要命的是这两个女人都是调情高手，她们现在的动作，使兰茨快活得直想大叫！

在这间汽车旅馆客房的那头，电视机荧光屏上总统的影像摇曳不定。

“因为我相信，只要双方拿出诚意，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。东柏林的水泥墙也会轰然垮塌。”

“亲爱的，你要我去关掉那该死的东西吗？”萨莉停止动作，问道。

“别关，我想听听他卖的什么狗皮膏药。”

安内特抬起头：“你投了他一票吗？”

哈里·兰茨大声雷吼：“嗨！你们两个！”

“一如你们了解的那样，三年前，A 国总统易人，A 国就与美国断了交。我现在告诉你们，我们与 A 国政府及其总统已有了联系，他同意与我国恢复外交关系。”

宾夕法尼亚大街的人群发出了一阵欢呼。

兰茨猛然挺身坐起，安内特的牙齿碰疼了他。“上帝呀！”兰茨痛得尖叫，“你要干吗？”

“你为啥要动？”

兰茨没有听见她说什么，她的眼睛仿佛粘在电视机上了。

“我们的正式行动之一是，”总统说，“派一个大使到 A 国去。这还仅是开端……”

## 布加勒斯特

A 国首都正是薄暮时分，冬天的天气出人意料地充满暖意。夜市的街道，人群熙攘，人们排着队，在不符时节的暖融融的气候中购买食品。

在古老的办公室内，A 国总统正在收听无线电短波广播。他的周围簇拥着六个助手。

“……我无意就此停止。”美国总统慷慨激昂。“一切与美国断绝的外交关系，我都打算重新建立起来。此外，我还想巩固我们和 C 国、D 国和 G 国的关系。”

收音机里传出阵阵欢呼声和雷动的掌声。

“向 A 国派驻大使，无非是世界范围内，人民与人民之间交往活动的开始。我们不要忘记：人类起源相同，也被相同的问题困扰，并将走向相同的终极命运。让我们牢记：我们同多异少，我们之间的分歧，是我们自己酿成的！”

在巴黎市郊，纳伊镇有一处戒备森严的别墅。A国叛逃领袖马林·格罗沙，正在收看在第二频道转播的美国总统就职盛况。

“……我向各位担保，我将尽全力发现别人的长处……”

掌声持续整整五分钟。

马林·格罗沙若有所思地说：“时机成熟了。列夫，他正说出肺腑之言。”

他的保安首领列夫·帕斯捷尔纳克答非所问：“这对总统有利吗？”

马林·格罗沙摇头否认：“不过，我必须小心从事，过去的失败不能重演。”

彼特·康纳斯没有喝醉，至少没有达到他希望的酩酊大醉的程度。当他干完第五杯苏格兰威士忌时，与他同居的女秘书南希走出来说：“彼特，还未灌够？”他笑了，拍了她一下。

“我们的总统正在夸夸其谈，你得有点礼貌。”他转头注视总统形象，对着屏幕大吼：“你是个左翼分子，这是我的国家，CIA决不允许你卖国求荣。臭狗屎，等着收拾你吧，奉劝你别拿你的屁股来下赌！”



保罗·埃利森说：“我需要你鼎力相助，老朋友。”

“一定全力以赴。”斯坦顿·罗杰斯轻声回答。

这是椭圆形办公室，总统的公案后，挂着美国国旗。这是他俩的第一次会谈，埃利森总统感觉挺别扭。

假如斯坦顿不失足，保罗·埃利森想，坐这把交椅的就是他而非我。

斯坦顿·罗杰斯像看穿了他的心思，说道：“讲真的，在你被提名竞选总统那天，保罗，我真羡慕死了。这是我的梦，而你却实现了。你还了解吗？我最终认识到，如果我坐不到这把椅子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只希望你能坐下来。这把椅子非你莫属！”

保罗·埃利森朝朋友微微一笑，说：“告诉你，斯坦顿，这房间也怪吓人的，我觉得华盛顿、林肯和杰弗逊的鬼魂在游荡。”

“我们还有一些总统……”

“我懂。不过，伟大的总统们已树立万世楷模了呀。”

他掀桌上的电钮，几秒钟后，身穿白制服的侍者进来。

“总统先生需要什么？”

保罗·埃利森问罗杰斯：“喝咖啡？”

“行呀。”

“还要一点什么？”

“谢谢，芭芭拉要我减肥。”

芭芭拉。她使每个人都大为惊奇。华盛顿的流言飞语甚嚣尘上，说他们的婚姻连头一年都迈不过，谁知弹指十五年，两情依然长久。斯坦顿·罗杰斯在华盛顿一开风气之先，芭芭拉也挣得了礼貌殷勤的女主人名誉。

保罗·埃利森起身踱步，“人们对我有关民间交流的讲演褒贬不一，我以为你对报上的文章深知其详。”

斯坦顿·罗杰斯耸耸肩：“你知道他们的做法，他们热衷于造神，然后再把神像捣碎。”

“坦率地讲，我才不管报纸是怎样胡言乱语的，我只对民众的反应感兴趣。”

“毋庸讳言，保罗。你把敬天命、畏圣人的观念灌进了太多人的意识。军队对你的宏伟计划颇不以为然，还有不少实力雄厚的煽动者，无一不想你的计划泡汤。”

“我的设想必获成功。”他往椅背上一靠。“你可知当今天下最大的症结所在？没有政治家，国家大权都操在政客手上。不久以前，这世界巨人林立，尽管好坏掺杂，但毕竟都是伟人。罗斯福、邱吉尔、希特勒、墨索里尼、戴高乐，还有斯大林，真是不胜枚举。为什么他们都同出一个时代？为什么今天就没有政治家了呢？”

“想在二十一英寸的荧光屏上当世界伟人难上加难。”

侍者进门，手上托着银盘，上面放着咖啡壶和一对杯子，器具上都有总统专用印记。“总统先生，还需要什么？”

“够了，亨利，谢谢你。”

总统等待者出去后，又说：“我想与您商量，物色一位合适的大使派到A国去。”

“行。”

“再讲此事的重要意义，纯属多此一举。我只请您尽快为之。”

斯坦顿·罗杰斯呷口咖啡，站起来说：“拟请国务院克日办理。”



※

时值凌晨两点，纳伊镇郊外马林·格罗沙的别墅为黑暗笼罩，厚厚的暴雨云团遮住月光。岑寂冷落的街道，间或传来个别夜行者的脚步声，一个黑影轻轻地穿过树丛，摸向别墅围墙。黑影的一个肩头盘着绳索和毯子，双手抱着一支“乌兹”冲锋枪，枪管上安有消声筒和毒箭发射器。他走近墙边，凝神静听，无声地等了五分钟，确信人鬼不知，便抖开肩上的尼龙绳，将系有攀登钩的那端抛上墙头内侧挂牢，神速地向上爬。爬到墙头，他铺开毯子，以免那些直立墙头的带毒的铁刺戳伤身子。他再次细听，才把铁钩取下来挂在墙的外侧边缘，将绳子抛进墙内，顺绳滑下，溜进院内。他检查了一遍悬挂腰间的巴厘宋刀：这是一种可由一只手开关的菲律宾凶器。

他将与一群恶狗相遭遇。闯入者蹲在地上，静候恶狗循味扑来。院内有三条短毛猎犬，都经过杀人训练，然而三条恶狗只是第一道障碍。别墅的院子和屋子，四处安有电子侦察仪器，电视摄像机时刻都在监视任何不祥之兆。一切外来邮件包裹，均在大门外由警卫拆开检查。别墅的各道出入口都有防爆装置。别墅的供水是单独的，马林·格罗沙还有试食侍从，整座别墅防范得可谓万无一失。然而，身穿黑色衣装的来者，今夜就要证明它并非全无漏洞。

两条恶狗以快得使人无法看清的速度，从黑暗中闪电般袭来，直取他的咽喉。他举枪首先射倒冲在左侧前边的那只，接着又弄翻右边那条。他闪过这两具狗身，回身一旋，提防着第三只狗。果然来了，他再次扣动扳机，于是四下复归寂静。

闯入者十分清楚埋藏测声器的地方，他绕过这些陷阱，悄悄穿越电视摄像机无法监视的区域。翻墙进来不足两分钟，他已摸到别墅建筑的后门。